

來比喻上善。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虛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
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(八章)

由道性所衍生出來的性善，仿若儒家的修齊治平之道，善盡仁愛之德，走入了人與人、人與物交互關係的網絡之中，並且認為「既以為人，已愈有，既以與人，已愈多」(八十一章)。

性善，輔萬物自然而不敢為。對於萬物的參差不齊物性，並非齊頭式的軋平，而是順物之性的「夷道若類」(四十一章)。

善者，吾善之，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德善。(四十九章)

挫其銳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(五十六章)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(二十七章)

本來於道性的謙卑忍讓內涵，性善便發展出「報怨以德」(六十二章)「慈、儉、不敢為天下先」(六十七章)等與人為善的諸種美德。

道性所自發的性善之德，並非是有意的企圖，純是自然所為的；因為一涉及企圖，便墜入現象世界有為的虛偽之中了。

四、性惡人性論述

接著要問的是，道性為何會下沉為現象世界中有為的性惡呢？當然，如前所述，老子是因為動盪的環境背景導致對有為現象的摒斥；因而，崇尚無為純樸的自然道性。但無為自然純樸的道性與有為的污染性惡之間，其辯證的關係又如何呢？

首先，老子指出是因為有我身的存在。「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」(十二章)我身代表了形軀情識的糾葛，此是與生俱來的，無法加以否定消解的生存悲劇。

我身侷限於自我的心執情識，此為性惡發源之一端。另外，我身所寄寓的人間世界也不斷的生成發展，「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。故大制不割。」(二十八章)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(四十二章)

繁華的萬紫千紅世界，本為道的樸散，應是自然純樸的人間。可是複雜的芸芸現象，需要割裂大制的名器制度，才能展開文化的生活，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不可拂逆的。

道常無名樸，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可以不殆。(三十二章)

始制人文世界的建置，便需要知去分辨命名，驅動欲去追逐佔有，純樸自然的人性自然的下墜沈淪了。老子描繪為：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(三十八章)

存在心知必然發展為成見之知，嶄露主觀的價值偏見執著，形成人人一義的混淆多元局面，名之為意識型態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(二章)

人文的世界絕沒有客觀的美善標準，存在的僅是每人成見心知的抉擇。

成見心知的累積，構成了個人主觀領域的城堡，並以主觀的標準來衡量外在的世界，造成了意識型態主義之爭。成心者以此為號召，蠱惑群眾，自以為先知卓識，究其實乃釀成生靈浩劫；老子不得不浩嘆「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」(三十八章)「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。」(五十七章)

化解心知之道，唯有「絕學無憂」(二十章)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」(四十八章)離形去知，不再從事於意識型態之爭。

心知化解，但還有欲望的情識呢？心知區別了等級差距的世界，欲望自然升起愛欲憎惡之情，無窮盡的追逐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(二十章)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求咎。(九章)

名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(四十四章)

罪莫大於可欲；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(四十六章)

欲望的情識高漲，貪得無厭的狂嗜作為，老子勸告世人要「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；閉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」(五十二章)

心知創造建置了人文禮樂典章制度，但心知雜染著主觀的成見，構築意識型態的迷思，由制度而滑落為主義，彼此攻訐。心知的區別等級價值，卻燃燒出熊熊的欲望之火，又引發角逐侵占的情欲作為；交織出老子性惡的全圖。

所以，所有的宗教、文化、道德、政治、社會等主張與措施，皆是心知情識的主觀偏見作為，被老子歸為性惡的範疇。它們的建置，不過是張張的網絡，框住限制奴役人類的道性與自由。

如果說，從道性至性善而滑落為性惡，從結繩而用之純樸至道華愚始的狡滑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。那麼，人類將永存於黑暗的長空；但老子認為人性之中含有德的成分，人性有自主意志，經由克制修練的過程，人性依然可以回歸。

五、人性的回歸

經由周文疲弊的環境，使老子對人性有了省思，並建立一套人性論。於人性論的範疇，老子肯定了人性中的道性，進而由人性論往外拓展，構築往上矗立的宇宙論。再從宇宙論往下降，創造了萬有萬物。宇宙的道無遠弗屆，充塞於四方六合，但道與萬物含蘊的德之關係，並不是強制的命令型式；萬物仍然有自主發展的意志，這才符合自然的宇宙觀。

道的不生不生，創造了萬有萬物，萬有萬物也有了道的內涵。道與德不是強制命令服從的關係；因此，就存有論而言，天地萬物與道的關係是多而一，一而多的；既超越又內在，人之含德亦為理所當然了。由心性論而存有論，由心性論而宇宙論，存有論又與宇宙論並存，這是老子哲學的特色。

致虛極、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(十六章)

證明了人性中是存有道性的。

人性之中既然含有道性，那是本體論的存有存在，道內在於德之中。但道獨立不改，周行不殆，不生之生創造萬物，此又是超越的關係。既超越又內在，由心性論發展為宇宙、本體論並存。其中最重要的在德的意志自由性；意即是說人性的沈淪與回歸，是應由人自己自由來負責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、育之、亭之、毒之、養之、覆之。(五十一章)

故常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。(二十三章)

人具備了獨立自由的意志，沈淪與昇華，皆由人的一念之心所決定了。

去除知的心知、欲的情識，才能使人性歸復甦，重返道性。老子對心除知去欲亦有提撕。在心知方面：

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。(三章)

絕學無憂。(三十章)